

全新修订珍藏版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唐太宗

赵扬◎著

二月河、熊召政联袂推荐

② 大治天下

长江文艺出版社

全新修订珍藏版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唐太宗

赵扬◎著

大治天下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太宗:全3册/赵扬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3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ISBN 978-7-5354-8377-5

I. ①唐…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3258号

出品人:刘学明

责任编辑:叶露 田敦国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校对:陈琪

责任印制:左怡 刘星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30毫米×1060毫米 1/16 印张:90.625 插页:3页

版次: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1451千字

全套定价:130.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梗概

本卷主要描写了贞观年间君臣励精图治,实现天下大治的场景。

李世民登基之时,东突厥入寇,他用疑兵之计,单骑在渭河便桥上与颉利达成盟约,换来了短暂但可贵的和平。

对于如何实现天下大治,元老派、少壮派、君主之间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国家走向大辩论,李世民慧眼独具,采用魏徵等人的建议,制定了“抚民以静,唯重教化”的国策。偃武修文,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接二连三地出台。

为导人谏诤,李世民重用魏徵,朝堂上出现了以魏徵为代表的谏臣群体,不时纠察君臣过失;为任用良吏,李世民组建了以房、杜二人为代表的中央精干团队,形成了清明的政治风气;为震慑番邦,李世民任用李靖、李世勣为元帅,统辖全军,使大唐国威声名远播。

在君臣的努力下,唐朝社会人丁增加、粮食丰盈、牛马成群,逐渐形成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民风,“贞观之治”由此而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儒家的理想盛世。

本卷动静相交,战争场面与朝堂议论穿插进行,节奏明快,张弛有度。细节描写逼真动人,李世民对重臣杜如晦的关怀,对结发妻子长孙皇后的真爱,刻画细腻,表现了千古一帝温情脉脉的一面。

目

录



第 一 回	建成怀仁宴兄弟	世民忍痛散府属	001
第 二 回	敬德直言促大计	常何婉转表忠心	016
第 三 回	显德殿黄粱未醒	天策府秣马厉兵	031
第 四 回	玄武门同胞受刃	海池畔唐皇交柄	047
第 五 回	平内乱文武并举	登皇位朝野同贺	063
第 六 回	渭水便桥退突厥	弘文书馆辩治乱	078
第 七 回	魏徵强项驳重臣	唐皇思治求真言	092
第 八 回	贞观新元训朝臣	显德大殿勉外官	107
第 九 回	明君怀仁息微澜	贤后示德忙亲蚕	122
第 十 回	陈君宾躬身稼穡	李世民痛失海鹞	138
第十一回	擢房杜左右仆射	整吏治京官并省	154
第十二回	开科举学子竞才	抗天灾刺史立功	168
第十三回	邓州出粮济蒲虞	柴绍引军围朔方	184
第十四回	太极殿日勉群臣	风陵渡夜访旅客	197
第十五回	马周途穷入京师	圣上远虑图突厥	212
第十六回	唐皇慧眼识马周	李靖忠心领三军	228

第十七回	报皇恩如晦劳心 出奇兵李靖发威·····	244
第十八回	颉利兵败遁阴山 唐皇心动调萧后·····	260
第十九回	唐军挥戈定漠北 世民落泪悼如晦·····	277
第二十回	安北境群臣献策 设督府恩威并施·····	293
第二十一回	大理卿慎剖疑案 李世民悔伤人命·····	308
第二十二回	唐皇动怒斥佞臣 戴胄辞世留英名·····	324
第二十三回	尉迟恭喜见故人 何吉罗路遇美景·····	340
第二十四回	四方巡风察实情 八面来奏报喜讯·····	355
第二十五回	君臣感时论封禅 万民闹春庆丰年·····	370
第二十六回	四夷遥尊天可汗 八方搜求羲之墨·····	382
第二十七回	发重兵李靖挂帅 取名帖萧翼入越·····	397
第二十八回	老僧痛失《兰亭序》 伏允溃逃茫沙碛·····	413
第二十九回	太上皇归葬献陵 老狐狸魂归碛中·····	429
第三十回	薛万均贪功受辱 李药师闭门谢客·····	446
第三十一回	武媚娘承恩驯马 李世民夜读谏章·····	460

第

一

回



建成怀仁宴兄弟
世民忍痛散府属

尉迟敬德和张亮身陷牢中,李世民一时也无可奈何。他只有派长孙无忌等人设法打通若干关节,争取让两人少受些苦,但牢头等人都是李元吉早已经安排好的心腹,此举也收效甚微。让李世民感到欣慰的是,两人在牢中虽然受刑,然坚强不屈,不论别人如何威逼利诱,他们坚不开口。

转眼间就到了元日,长安城里和宫内自有一番庆贺。往年的这个时候,天策府前车水马龙,如今门可罗雀,喜爱热闹的李世民深切地感到了前后的巨大反差。

正月初五上朝后,李建成在殿前的台阶上等着李世民过来,主动说道:“二弟,今晚我备下家宴,你和四郎过来,我们兄弟三人聚聚如何?”李世民听完此话,迟疑了片刻,说道:“节后忙乱,大哥日理万机,小弟怎么敢打扰呢?”

李建成明白了他的心意,微笑道:“二弟,这些年我们之间的误会不少,主要原因在于沟通不够,若能及时说开也许就没事了。我为长兄,应该给兄弟们找一个沟通的机会,今晚家宴正是为此。”

“大哥胸襟宽阔，是我们为弟者的福气。可是四郎呢？他现在抓住我的人投入到牢中，妄想屈打成招。唉，我为这件事情，这个年都没有过好。”

李世民上来就咄咄逼人，让李建成很不舒服，他还是柔和地说道：“不妨，到时候有什么话都可以摊开来说。”

李世民见李神通从后面走过来，忽然计上心来，点头道：“小弟先谢谢大哥的美意，晚间定遵嘱前去赴宴。不过，晚上我想让神通叔同往，有一个长辈在身旁，四郎也许不会太放肆。”

李建成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说道：“随你。二郎，看来你还是信不过我啊。”

“大哥言重了。小弟只想叔父和我们是至亲，万一遇到绕不过弯的地方，叔父还能把把舵。”

“那好，今晚酉时，我和四郎在东宫专候你们。”

两人拱了一下手作别。

到了晚间，李世民果然约上李神通一起到东宫赴宴。李世民一边走一边想，大哥摆此酒宴，是真心谈和？还是当场摊牌？依照大哥的性情，前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身旁的李神通却不知道此行的真实含义，他头脑简单，平时好凭武力，思虑的功夫就差了一些。这些年，他知道太子和秦王相争甚急，自己为他们的叔父，也不好明着帮哪一派，他早就打定了主意，干脆糊里糊涂两不相帮。然他毕竟和李世民相处的时间要多一些，内里的感情还是偏向李世民。今日李世民约他去东宫赴宴，他想这三兄弟终于又能坐在一起，当是美事，就一团高兴，满口答应。

两人不带从人，双骑很快就到了东宫门首。就见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经候在那里迎接他们。几人携手入宫，殿内早就备好了丰盛的晚宴。三人推李神通坐在上席，然后分头坐下。李建成端盏劝酒，晚宴的气氛渐渐活泛起来。座中之人以李神通饮酒最多，过了一会儿酒劲上来，脸庞变得通红。

“好哇。”李神通又饮下去一盏酒，不知道是赞扬酒好还是说别的事情，慢慢就有点语无伦次，“太子，皇兄每每说起你们兄弟三人，神色间颇为自豪。哈哈，我们李家，不仅能取得天下，还要传之万代呢。你们三兄弟今天就挺好，今后遇事有商量，遇难共同当，这才叫真兄弟呢。”

李建成拱手道：“叔父之言甚是，小侄今晚请你们来，正是要说明白了此事。”

李神通摆手道：“这样就挺好，只要你们兄弟今后能经常坐在一起喝酒、聊天，则万事大吉。”

“不然，这一段发生的许多事情，应该说个明白。神通叔，你正好在这里作个见证。”李元吉冷冷地说道。

“什么见证？”

“大哥固执将二哥请来说个明白，其实非我本意。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既然来了，不妨直截了当。二哥，大哥的太子之位，是由父皇钦定的。我劝你呀，今后不如收起锋芒，老老实实做你的藩王，不要再有非分之想。这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李元吉这样咄咄逼人，弄得李神通张口结舌：“哎……哎，怎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

“吵什么？都是四郎在那里自说自话，我什么时候加入了？”李世民也冷冷地说道。

“哼，你倒是成了高人了。现在神通叔在旁，我问你，你若胸怀坦荡，为何要昧下洛阳的金珠宝贝？为何要买通马三宝诬陷杨文干谋反？”

李世民愀然不乐，目视李建成道：“大哥，你今日想是兴师问罪吗？”

李建成叹了一口气，说道：“二郎，我们兄弟到了今日的处境，确实非我所愿。我不想兴师问罪，不过你扪心自问，我们所以走到今天，你难道就能脱掉干系吗？有句话说得好，叫作化干戈为玉帛。我们今后各安其位，兄弟的情分也要逐渐加深起来，这才是我今天找你来的初衷。”

李神通见场面气氛有些尴尬，就鼓掌道：“大郎的这句话说得好呀。难时依然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兄弟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和了就好，和了就好。”

李世民观察李建成的神色，见他不似作伪，遂言道：“大哥有如此心意，小弟唯存感激。今天既然想摊开来说，小弟就冒昧直言。自从那日得父皇训诫之后，我尽量内敛，日常谨慎办事。可是你们呢？先是派人携带金银来收买我府中之人，现在又无凭无据将尉迟敬德、张亮下在牢中，将诸般酷刑加之身上。四弟，你刚才所说，皆是猜测妄谈，无凭无据。我这里却有凭据在手，这又如何说？”

李建成脸现尴尬，而李元吉却若无其事。要说他们办的这几件事情，皆由李元吉主之，经过李建成点头赞同。其间，独魏徵全力反对。魏徵以为李世民性情刚烈，且谋虑深沉，若这样妄动其身边之人，定然撩拨起李世民的性子，弄不好会出大乱子。魏徵说道：“要想一劳永逸，须除秦王本身。只要他一倒，则树倒猢猻散，其身边之人自然离去。”李建成和李元吉不以为然，觉得李世民如今势单力孤，又在父皇那里失宠，只要将其府属弄散，则李世民不足为患，遂不听魏徵之言。此后魏徵又多次说起，两人充耳不闻，让魏徵伤心不已，私下里叹道：“时至今日，尚不知秦王是何许人也，真是枉做了这么多年的兄弟。”

李元吉见李建成脸现愧疚颜色，遂强辩道：“二哥的话，兄弟可有些听不懂了。尉迟敬德和张亮被捉，那是大理寺的事儿，和大哥我们又有什么干系？至于说有大哥的书信，二哥，当初既然有人能伪造大哥的手迹挑起杨文干兵变，这封信又焉能是真？”

李世民不理李元吉，目视李建成道：“大哥，这话到底如何说？”

李建成长叹了一声，心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往所发生的许多事，岂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他不直接回答李世民的问话，而是回头唤宫女道：“去，取来些柑橘汁儿为我们醒醒酒。”片刻间，宫女们为他们每人奉上一盏橙黄的柑橘汁儿。

李建成端起玉盏，目视李世民道：“二弟，如今神通叔在侧可以作个见证，我今日请你来无非是为了兄弟的情分。神通叔，你定然赞成这个理儿。”

李神通点点头，说道：“不错，不错，是这个理儿。”

李建成接着道：“我们喝了不少酒，饮了这盏柑橘汁儿，当能清醒一些。来，请饮此盏。”说罢，他先仰头一饮而尽。

李世民目视盏中的汁儿，只见盏是青色，汁儿是黄色，青黄相衬在烛光下透出温润。他先品咂了一口，觉得和菁儿调的汁儿差不多，口感甜酸滋味不错，遂一饮而尽。李神通品了一口就丢开，说道：“这汁儿有什么好喝的？酸不拉叽的，哪儿有美酒好喝？”就自顾自地斟了一盏酒，仰头喝下。

李建成又对李世民说道：“二弟，我的这番心意不管你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总算是尽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情义。刚才你和四郎说的事情，毕竟过去了。我们自今日开始，兄弟亲近如初，这样可好？”

“我相信大哥之言，然则尉迟敬德和张亮两人呢？他们现在还在牢中。若我们不咎既往，我回府后是否能见到他们？”

“二哥，你不可逼人太甚。我刚才已经说过，那是大理寺的事情，怎么能硬往大哥我们身上攀呢？”

“大哥，你说，这件事儿如何处之？”

李建成此刻也不敢说句干脆话儿，嗫嚅道：“这……这……等明日，我叫来大理卿问一问，若真是虚妄之事，当然应将他们放掉。”说着，向李元吉扫了一眼。

李世民瞧清了他的动作，心里不由得叹他有些可怜。遇到这等大事，不能断然处之，却在这里犹犹豫豫、左右摇摆，莫非也学了父皇的性子？李世民知道今日的这场酒宴枉费了大哥的一片心意，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遂起身道：“如此，小弟就不劳烦大哥了。就让大理寺为他们定罪，然后处之吧。神通叔，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李神通站起身来,说道:“该走了,该走了。大郎,谢谢你的这顿酒饭。”他很识趣,见场中气氛越来越紧张,若他们冲突起来,自己万万弹压不住,还不如早点脱身为好。

兄弟三人再也无话好说,各自打着自己的主意。他们一路默默出了殿门,李神通和李世民先行,李建成和李元吉还要回去说上几句。

李神通和李世民出了安礼门,经北风一吹,身上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李神通轻声道:“好冷,按说我喝了这么多酒应该暖和才是,怎么不见效果?”

“神通叔,须知酒入口时为暖,久之即成寒的道理。我的身上,此时也满是寒意。”

两人并辔徐行,只听马蹄踏在青石路面上的踢踏声音。过了一会儿,李神通忧心地说道:“二郎呀,我没有想到你们兄弟之间的成见会如此深。皇兄那里,怎么也不管不问呢?若这样下去,那怎么得了?”

“神通叔大可放心,我今后只要消沉居家,不与他们争一日之短长,不会再有什么事儿。”

“大郎嘛,还行。只是那四郎性如烈火,需有人去劝诫一番才行。”

“嗯。”

他们又行了一阵,李世民忽然哼了几声,然后放慢马行速度,头耷拉下来,低声道:“唉,这肚儿怎么疼得如此厉害?”其声现苦楚,很快,头上冒出黄豆般的汗珠子。

李神通关切地上前观看,还没到马前,只听“扑通”一声,李世民那高大的身躯倒撞于马下。李神通大急,连声唤道:“二郎,怎么了?怎么了?”

李世民声音微弱,说道:“神通叔……这……这情势儿有些不对,我——我莫非中了什么毒。”说罢,他“哇”地一口吐出些什么东西来。

李神通只觉一股腥气扑面而来,凑前借着月光一看,只见地面上有一片血迹,遂颤声道:“不好,这是血呀。”

李世民微合着双眼,断断续续道:“那盏……那盏柑橘汁儿,许是有……有问题呢。神……通叔,你……你帮我回府,赶快找人来瞧。”

李神通不敢怠慢,遂躬身将李世民放在自己背上,加快步伐向弘义宫赶去。

说来也凑巧,近些日子长孙嘉敏觉得身子不适,长孙无忌为她请来一名医生正好在府中未走。李世民入府后,众人手脚忙乱将李世民放在榻上,只见他脸色灰白,已陷昏迷之中。医生上前翻起李世民的眼睑观察,又见他的嘴唇发乌,皱眉说道:“看此光景,似为中毒之相。不可再耽误下去了,马上要为他洗肠。”说罢,他从箱中取出白色粉末,令人用水调之,然后让人将李世民抬起

身来，撬开其嘴灌入腹中。片刻之间，只听李世民腹中“咕噜咕噜”直响，然后开始上吐下泻，房内弥散出恶臭的味道。

医生说道：“刚才秦王所服为泻散灵，这里还有一帖药，请煎之令其服下，此药可调理脾胃。若秦王能够慢慢醒来，则无大碍，此后慢慢将养即可。”

长孙嘉敏等人六神无主，自然对医生的话唯命是听。李世民服下药剂之后，脸色慢慢从灰白变得有了一些红润。

医生此时舒了一口气，说道：“看样子是不碍事了，我这药内还有镇定安神的成分，秦王今晚不会醒来了。王妃，只要这里留下侍候之人，大家都可安歇去了。”

长孙嘉敏泪眼婆娑，抽泣道：“好端端的一个人儿，怎么出去一趟就变成这样？大家都出去吧，今晚我和菁儿在这里照料，好歹要看着他醒来。”

长孙无忌道：“妹妹，你的身体这么弱，别为此再劳累伤身。”

长孙嘉敏不听，众人只好作罢。

众人出了外房，高士廉问李神通道：“淮安王，二郎到东宫内吃酒，到底吃了什么？”

李神通不解地说道：“是呀，我也弄不明白。我们一同喝酒，一同夹菜，众人都没有事儿，二郎就何至于如此呢？对了，二郎刚刚肚痛的时候，说了一句好像是那盏柑橘汁儿有问题，可是我也喝了呀。”

长孙无忌愤愤地说道：“哼，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二郎要去赴宴的时候，我就劝他不要去，可他不听，这不真弄出事儿来了？淮安王，你们喝汁儿的时候肯定不是共盏饮用，他们若想弄鬼，机会就太多了。”

“嗯，要是这样，太子就是早有所图了。不过太子也不能如此大胆呀？他若敢公然下药，我一直在身边，就不怕圣上责罚吗？”

“他们怎么不敢？如今他们公然将尉迟敬德和张亮下在狱中，日夜拷打，这暗中下毒的事儿难道就不敢做吗？”

高士廉止住长孙无忌的话头，语重心长地对李神通道：“二郎这些年功高名著，太子和齐王如坐针毡，想淮安王定有耳闻。其实二郎一心为国，一心为圣上办事，怎么又碍着太子了？想是他们胸襟不宽，就做下如此下作的事儿。其实二郎这些日子以来，深敛锋芒，不与太子争一日之短长，实际就是对太子示之以谦恭。唉，今日的事儿，你一直在身侧，眼见太子下毒为实。二郎今后的安危，那就难说了。”

李神通思索了片刻，慨然道：“不妨，我当保二郎无虞。我与二郎相知甚深，他是我李家的优秀儿郎，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夭折了。要止他们兄弟相斗，唯有圣上。等明日上朝之后，我定要找皇兄说上一番，定谋保全二郎之道。”

高士廉拱手道：“淮安王如此高义，我这里代二郎向你表示感恩了。”

“那有什么，他们都是我的子侄，我岂有看不明白的？时间不早了，我们各自回府，你们明日等我的消息。”

李神通果然不负其言，第二日散朝过后，李渊轻车简从，由李神通陪同来天策府探望李世民。

李世民直到早晨方醒，听见外面传过太监那哑哑的嗓音：“圣上驾到！”遂沉声说道：“来，扶我下榻接驾。”

李渊见李世民挣扎着来拜，急忙道：“吾儿免礼，你依旧躺在榻上吧。人都这样了，还摆这些虚礼干吗？”

李渊言语中透出对李世民的关心，李世民眼睛一热，哽咽道：“孩儿该死，累父皇操心。”

“罢了，你先躺到榻上去，我们再说话儿。你的事情，神通已经对我讲得很明白了。”几个女子遵旨将李世民又架回到榻上去，然后轻轻地低头退出房内。那边，太监为李渊奉上锦凳，父子两人一人在榻上，一人坐在凳子上，相对默默。

李渊挥挥手，令太监们也退出门外，这样房中只剩下他们三人。

李世民侧过脸来，眼中流泪，说道：“父皇既然知道了昨晚的事儿，孩儿也不想多说什么。孩儿想向父皇请求，看在我曾积有薄功的份上，放我出京，不管是天涯海角，还是边鄙蛮荒，我带着嘉敏她们归隐那里，再不敢入京城一步。”

李渊长叹一声，然后道：“唉，你们兄弟三人，真的就水火不相容吗？我听了神通的诉说，刚才已将大郎和四郎训斥了一番。我知道你不善于饮酒，已嘱他们今后不可再召你夜饮。二郎，我为你们的父皇，岂是糊涂之人，怎么能将你流放于鄙荒？我若这样做，天下人会怎么看？就是你那地下的母亲，她也会责怪我呀。你今后再不许起此念头。”李渊的这番话，的确是真情流露，李世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过父亲如此温情了。

李神通插话道：“可是皇兄啊，大郎和四郎如今已联起手来，二郎势单力薄，怎能自保呢？”

这句话将李渊问住了，他一愣神答不上来。过了好一阵子，方说出一番话来：“说起来，二郎首建大谋，削平海内，应该立为太子。可二郎当初固辞，因立大郎为太子。现在大郎为嗣日久，我也不忍心换他。神通，你知道，大郎平时勤勉办事，很有能力，实在找不出废他的理由，你说该如何办呢？”

李神通道：“这是皇兄的家事，臣弟不敢妄言。还是那句话，要保全二郎周全。”

“是呀，怎么保呢？”

“臣弟素来愚鲁，想不出好法子。皇兄英武睿智，定有可行之道。”

李世民知道废立太子一途已走入死胡同，无法可想，故说道：“父皇，孩儿的妻舅原在交趾，那里离京甚远，不如请父皇降旨，我可去那里安家，以终其一生。”

李渊忽然动了感情：“二郎，交趾那里地偏人稀，离京师何止千里？我现在一日比一日老，你若去了那里，我此生还能见到你几回？”

“孩儿不孝，不过这样在京常常生事，惹得父皇不得安静，也为不孝。我这样躲远一些，一者可避己祸，二者也可使父皇耳目清静。”

“不可，让我好好想想。唉，神通，知道什么事儿难处置吗？就是家事。他们兄弟同处京邑，互不相容，将来必有纷争。我看二郎说的离京的法儿，似也可行，但不能走得太远，你以为呢？”

李神通想也不想，当即答道：“好哇，二郎若出京，则大郎他们不相见，就再也没有了生事的机会。”

“那就这样吧，二郎，我想起了汉梁孝王的故事，今遵行之。你现在不是还任为陕东道大行台吗？你可带领家人和府属前往洛阳居住，我许你建天子旌旗，这样自潼关以东皆由你主之。我死之后，这天下由大郎和你分别统领，如何？”

李世民没想到李渊会出此语，心中大喜，心想若将自己放归洛阳，则今后要征要伐，那是自己的本领。心里这样想，脸上的泪水又涌了出来，一边挣扎着要起来，一边涕泣道：“父皇怎能这样想？一国难容二主，孩儿怎么敢建天子旌旗？要是这样，还不如将孩儿就此赐死。”

“胡说，你以为我不是真心吗？咳，我们李家的天下，终归还要你们兄弟掌之，以使之千秋万代。我这样做，看似权宜之计，其实大有深意。将来你和大郎居于东、西两都，只要都能勤政爱民，又互有比较，天下不是更加繁华吗？我心已定，你勿复再言。”

李神通长舒了一口气，心想此事若能这样解决，也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因喜道：“还是皇兄的主意好哇，这样一来，既不伤兄弟之情，又使他们各安其事。”其实李渊的这条法儿并不是高招，若李建成和李世民平分天下，则日后他们凭借各自的力量，定会攻伐不已，两人中定有一人胜出，然这番劳民伤财，兵戈相见，恐怕就不是李渊的初衷了。

这时李世民又提起尉迟敬德的事儿，说道：“父皇，尉迟敬德和张亮以往随儿臣多立战功，可现在有人以一些捕风捉影之事将他们关在牢中，日日拷打，妄图攀上儿臣的干系。请父皇下旨，他们若真有罪就按律惩之，若无罪也不能再让他们在牢中受苦。”

“还有这般事儿吗？敬德这样一员虎将，对我朝忠心耿耿，又有什么事儿

了。神通，一会儿你去问问此事，传我的话，若没有什么真实凭据，就要当即放人。”

李神通点头答应，到了午后，尉迟敬德和张亮果然被从牢中放出。

李建成和李元吉听说了李世民要去洛阳的消息，大为惊惧，李建成忧心地说道：“二郎若至洛阳，那里有土地甲兵，他极易形成气候，到那个时候，我们就难以制服了。”

李元吉咬牙切齿道：“二郎，就会搞些鬼名堂，我们什么时间喂他毒药了？全是他自说自话，以此来蒙蔽父皇。父皇也是的，就这样轻易信他了，还分了半个天下给他，怎么会这样荒唐呢？不行，说什么也不能让二郎的阴谋得逞，必须将他留在长安。他在京内，势单力孤，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李建成然其言，两人就在那里商量了半天。他们先是让数人到李渊面前游说，言道“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欢，观其志趣，恐不复来”之类，果然又引起了李渊的忧虑。此后，裴寂、封德彝与张、尹二妃又向李渊陈说其中利害，弄得李渊又改变了主意，再也不提让李世民往赴洛阳的话了。

张亮出狱后，因实在没有什么罪状，依旧回洛阳官复原职。而尉迟敬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遍体鳞伤不说，大理寺还放出话来，因其杀人一案还要继续审讯，让他在家不可出城，时时等候传讯。

李世民带领众府属前去看望尉迟敬德，见他全身伤痕，除了面部和手足之外，全身似乎没有一处好肉。众人不禁垂泪，李世民道：“敬德真是铁打之人，为了我，受了如此苦楚，依旧骂不绝口，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尉迟敬德痛得龇牙咧嘴，说道：“为报秦王厚恩，敬德就是粉身碎骨也不会皱一下眉头。要说这一次的事儿，还是我太大意了，若将两名刺客交给大理寺，也会弄得他们灰头土脸。谁知他们的心这么狠，反而不惜丢掉手下两条性命来陷害我。”

程咬金道：“黑子也许不知道吧，前些日子秦王去东宫赴宴，差点儿被毒翻。这般人行事，手段越来越毒辣了。”

尉迟敬德咬牙切齿道：“血债要用血来还，他们别撞在我尉迟恭的手里。”

尉迟敬德起了个头，群属愤恨痛骂，房内的声音很是嘈杂。这时李世民握着尉迟敬德的手道：“敬德，你好好在家将养，缺什么东西，派人告诉我一声。”然后转头对众人道，“大家都散去，别在这里扰了敬德。”

众人静了下来，缓缓地退出房外。李世民又嘱咐大家道：“现在是多事之秋，没来由的话不能再说，请大家切记此点。”

程咬金嘟囔了一句：“不让说没来由的话，人家现在已经欺负到脸上了，

难道打了左脸再伸右脸不成？”

众人脸上皆现赞成之色，秦叔宝也说道：“秦王，他们现在越来越无法无天了。敬德就是现成的例子，利诱不成又来刺杀，刺杀不成又加陷害，今天是敬德，明天不知又轮到谁呢。我们也有双手，岂能束手待毙？”

众人齐刷刷地说道：“请秦王明示。”

李世民长叹一声，挥挥手道：“你们不要这样逼我，都散去吧。”说罢，他转身先走了出去。

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紧跟着李世民入了天策府，李世民颓然地走入仁文厅坐下，眼神呆板，坐了好长时间不发一言。另外三人也不敢发言，或仰头看着房顶，或斜视其余，厅里一时很寂静。

房玄龄最先打破平静，小心翼翼道：“秦王，此次圣上先许你去洛阳，后来又悔之，此举更能长东宫的气焰。以属下观之，此时已到了紧要关头。”

李世民脸色阴沉，淡淡说道：“父皇这样反复变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唉，为君如此，臣何以堪啊！”

他语声到最后愈加低沉，其中蕴涵了无穷无尽的酸楚之意。

长孙无忌道：“刚才众人群情激奋，也是多日郁积而来。二郎，若府中之人自身难保，恐怕不是长法。为今之计，须采取断然措施，主动出击才是。”

李世民说道：“这件事儿我想了许多，谈何容易啊。我现在长安，势危力薄，又有何能力来办此大事呢？”

杜如晦道：“秦王不可妄自菲薄，勾践卧薪尝胆数载一击而中，成为一时霸主。此次太子和齐王不愿放你去洛阳，他们以为只要你身在长安就无腾挪的机会，这正是天赐良机。当其无备之时，我们暗暗准备然后猛然发动，则可成就伟业。”

“成就伟业？又怎样成就伟业呢？玄龄，你先说说看。”

房玄龄道：“我和如晦、无忌议了多次，以为如今之计，须使雷霆手段。”

“什么雷霆手段？不要语焉不详。”

“八个字：逼皇易储，斩草除根。”

李世民脸上变色，斥道：“胡说，如此逼父皇杀兄弟之行，岂是世民所为？即使将我贬于蛮荒之地流放，也强于此法百倍。”

杜如晦冷冷一笑，说道：“秦王，若太子掌权，你能独善其身吗？不唯你尸骨无存，就是这天策府之人也绝无好下场。以上皆是小事，男子大丈夫须以社稷为重，以天下苍生为念，玄龄兄所言是我们多次商量过的，殿下若能登上储位即为大事，不可效妇人之仁。”

长孙无忌道：“二郎，房、杜二位先生所忧甚是。当此危急时刻，若不抢占

先机,则今后就要步步被动。”

李世民断然道:“你们今日所说之话到此为止,今后想也不要想。让我逼父杀兄,打死我也不会做出来的。”

房玄龄、杜如晦平时和李世民在一起的时候,房玄龄最为谨慎,从来不敢违拗李世民半分。比较起来,杜如晦若以为自己意见正确,还敢犯颜净言几句。现在李世民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吓得房玄龄不敢再说,杜如晦却马上接过头,说道:“秦王仁慈不愿意行此果断之举,终有一日太子之刀会架在殿下的脖颈之上,到那个时候,殿下还能慨然受之吗?”

房玄龄听得出来,杜如晦的话里含有激将的意思。

李世民并不为所动,悠悠言道:“我实在难忘家姐的临终嘱托,他们真要杀我,我也无法可想。至于今后时势究竟如何发展,现在无法料定,徒思无益,只好听之任之。你们请回吧。”说罢,他先起身转入后堂。

后两日,吏部的一纸公文送到天策府,知告天策府的左一马军总管程咬金出为康州刺史,右二护军段志玄出为邓州都督,右三统军秦叔宝出为灵州刺史。公文上说,这三人的战功卓著,特加官晋品云云。

所有入府公文例由记室房玄龄最先过目,看到这三项授任,他嘴里说道:“到底还是来了。”一边拿着公文前去见李世民。

李世民知道后也很坦然,他平静地看完所有文字,说道:“玄龄,看样子他们以为这三人是本府中最紧要人物,所谓盛名之下啊!对了,还有一个敬德,他现在若不被事儿缠着,恐怕也要被授为外任。嗯,大哥他们也是煞费苦心啊。”

“不错,他们以为府中以此四人最为紧要。”

李世民轻轻一笑,转言道:“咳,其实他们还是走了眼。玄龄你说,本府中最紧要的人物到底是谁?”

“当然是秦王了。”

“错了,是你和如晦二人。只要你们两人在我身边,不管众将星散何方,照旧呼之即来。哈哈,玄龄,你说是吗?”

房玄龄赔笑了一声,心想都到了这个时候了,秦王还有心情开玩笑,真不知道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两人说话间,就见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和杜如晦走了进来。就见程咬金扬起纸卷道:“秦王,看看他们又在搞什么鬼名堂,想把我们赶出天策府呢。我老程拼着前程不要,绝不离开天策府一步。”

李世民微笑道:“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儿,你却推托不要。咬金兄,若让外人说起,定会怪你不知好歹。”

众人却笑不起来。